石徂徠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徂徠集

(二)

石介撰

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下

序

二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眞宗憂（一作相）勤養理之功。[illegible]於天祐。百五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爲寇。中原擾亂。生民荼苦。簒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荊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濱。北降幷汾。蠻夷震慴。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眞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二祖之基。以格於可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浩然而太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眞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眞宗之文明。授授（一作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惟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夫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

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嘗爲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文宗文皇帝之睿聖。眞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醲。一作豈復羨於夏商周乎。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眞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效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盛。一作葉甚。茂延祚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悠久。一作攸又。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遇陳慶之弒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

弒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唐史中女后宦官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倒一作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人明一作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管絃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

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桑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闥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與。曼卿姿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遺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册。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能賢一作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於孟州。因以爲別離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聞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既於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爲明復之壽。爲予書先君之銘於石以爲勒。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罰。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又不可默。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畎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閤。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交深。（一本作與予交深。）說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一作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爲憂。（一作諱。）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也。行之者（一本少此四字。）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殆（一作姑。）爲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送張績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千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磨動一作吻而狠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爲如是。得禍如是。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雀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眞不畏死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眞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予一作子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醉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夫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於余曰館陶之政孰爲大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也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書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死其道纔著施一作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於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爲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耰而肥耤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爲膏澤潤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畜密雲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爲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爲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簡創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

其志行兼濟天下可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忠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月日序。

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亙億千萬世而不傾。綱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倡誕放邪。曰卑曰釋。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墮折坏（一作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良由根柢堅而枝榦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榦。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

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尙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艧麗焉。穹窿闢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圭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佛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咎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忠惠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緪。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

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常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簒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小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爲鉤盾六十二門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於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焉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曰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治三代明王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其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兌朋友講習之義立屋一作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

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智忠信孝弟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饁（一作秩）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干楹。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措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卽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瀦於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橫流湯湯。爲江爲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秕稗糞腐爲天子養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洶洶。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已下。焦然疚於懷。不知其爲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於東方。凡數千艘。由淮達於鄆。鄆入於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

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爲功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章著見於人者。故略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野。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爲大。地道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壅。廢地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脈也。有臂胃也。不壅絕焉。地道其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爲濟矣。今濟水復流。復爲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爲濟。海復朝濟。功格於地矣。及於濟矣。及於海矣。功又益爲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成。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寖隆寖昌矣。公盡忠三朝。白首彌固。勳望風迹。終焉允臧。在太宗朝。講經壁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啓發孝德。在眞宗朝。堂上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君。有犯無隱。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說於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將逾四紀。年甫及致仕。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既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爲濟。濟不朝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利爲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謹按濟水出於河南王屋山。溢於東。出於陶丘東北。會於汶。入於海。當黃河溢。幷濟爲一河水。一石。其泥

六斗。泥淤爲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復能流入於海。乃停於鄆之西南。爲大澤。作民患三十年。公久思開之。數議不合。外廷衆口嘵嘵爲不可。至是復白於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於鄆。受成於公。不敢異公議。克同於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長清、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役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王隨、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於東庫。謂非聖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況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於神農。神農至於黃帝。黃帝至於堯舜。堯舜至於禹湯。禹湯至於文武。文武至於周公。周公至於孔子。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焉。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焉。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書庫有舊存三教書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

於夷也。三教盡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失二盡本。吾故書石以告。

宜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宜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爲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爲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廢也。歟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得救之之道也。毀舟爲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之爲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爲十五家。家率七口。爲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威。姦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輒壞者三。卒成於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於縣。而郭以憂去。張涉河東。其後虞部郎中胥君縠繼來爲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縠爲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再成。輒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壞。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於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爲不然。苟廢興成敗。皆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歟。定管蔡之

亂者。非周公也歟。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歎曰。州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途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啓塞從時。況二公謀於初。三公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爲害也遠矣。吾爲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朔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爲橋。橋再爲壞。壞有故也。吾一爲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討姦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姦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日入歸。如此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五爪距森森。牙齒顏顏。相與橫跂盤錯於其間。崇姦深。樹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其再壞三壞也。衆口囂囂。咸請罷由於克斷。君聽不亂。由於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閒於野。工游於府。商嬉於市。士大夫不結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寬衣。恬愉舒緩爲事。況天子公卿

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於太祖。勞於太宗。汲汲於眞宗。逸於陛下。始於胼胝。中於壞瘠。今至於安樂泰舒。內外官萬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廩祿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爲哉。右侍禁韋君濤。朝廷命巡察南京之宋城、楚丘、下邑、寧陵、拓城、穀熟、虞城盜賊所在。柘城舊署。廨宇卑圮。風雨不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祿廩。一作厚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牆完廬。日暴溼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況海宇富康。洊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內置吾親於康寧髣髴。不亦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廄庫井竈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內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終無歉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宇內無事而然歟。假若有事。韋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吏睢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爲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云爾。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鄲城縣新隄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岳。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勳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爲歌詩頌讚。刻於金石。播諸管絃。荊潭臣僕。甌閩內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吳人慕化。幷汾一作并納社。天覆地載之內。一用宋正朔。罔敢貳志。眞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熙遂。稱穀豐實。海內恬嬉閒暇。習於俎豆。寬儒蘊藉。尙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無有卓卓勳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臥睢陽公舍。鄲城縣令劉君

準遣使致書於予曰故鄆城爲水涇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爲大澤之一周視邑內高燥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爲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隄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隄成予復念曰今雖作隄隄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隄薪芻取於民令苟不恤民吏因緣爲姦蠹傷吾民是吾作隄非以爲利也反以爲害也因卽隄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三百栽曰他日隄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隄旣成且固柳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爲吏不從軍邊塞效萬死一生立尺寸功業求名書國史此爲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勳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刊之於石亦無愧焉遂紀之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文啓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百穀則民困且饑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於下黎民阻饑皇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

不雨。麥不出壠。穀不生土。日淒風亢陽熾其上。政不修耶。其化不流耶。刺史不德而民無告耶。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一作蹇）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歲供飲食。祗事於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肯受乎。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以祕略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略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內。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爲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宋爲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虞。舜自潟洽。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維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葉茂。重熙叠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寖隆寖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爲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邇臣。若今丞相僕射王公。參政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爲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咎陶之謨出納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美。弼諧璣衡。名書太常。勳在王府。今既

承三公而來。亦嘗蹑三公而去。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爲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忭交併。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傒望之心。瞻望旌旆。不勝踴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也。君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誨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弟而孝弟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宮。學之有取無不給。雖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不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諸生識之。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休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羞。今天行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乎粢盛。某治明者也。惟是夙夜祗栗。改行修政。庶幾災禍自茲少弭。神治幽者也。亦豈得安乎哉。今民咨嗟。咸歸咎於守吏與神。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雨不作太沴。弗賊天之時。弗置地之利。弗絕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能邀其功。惟神念之。

雜著

怪說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力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鑀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乎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怪說下

吾既作怪說二篇或曰子之怪說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楊億信怪矣然今舉中國而從佛老舉天下而學楊億之徒亦云衆矣雖子之說長又豈能果勝乎子不惟不能勝夫萬億千人之衆以萬億千之衆反攻子予且恐子不得自脫將走於蠻荒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誠自取禍矣余聞之輒躍起身數尺瞑目作色應之曰孔子大聖人也取唐虞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定以爲經垂於萬世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反爲盜所擊而至於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衆

又安能懼我也。

原亂

周秦而下。亂世紛紛。何爲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偏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寖微。王道絕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與作無時。而用度窘。魯宣公於是始稅履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亂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幷爲一井。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強兵。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闥而臨軒戶。以女子而朝羣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亂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藩屏王室。天下治與諸侯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

或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斯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國。幷諸侯。思欲獨立天下。不列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良人、美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容華、充衣、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亂。亂則潛奪篡弒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賦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強兼幷興矣。噫。甚矣。不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曌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燕耽寵而成帝致夭。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賊繼踵。皆由是也。夫古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

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幷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其耒耜、女去其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強兼幷、權要橫斂、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行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何則先生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三代天子。稱王而已。夏曰禹王。商曰湯王。周曰武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諡爲文王。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崇親勳強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封王。晉、鄭、曹、衞、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而已。亦無稱王者。周衰。諸侯驕侈。吳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爲聖人外之。稱曰人。稱曰子。亦不稱爲王。周益下削。諸侯皆自稱爲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強君弱。竊號爲王也。漢興。襲亡秦之弊。喪三代之制。高

祖初王而自稱曰皇帝。功臣子弟。或封爲王。故有齊王、有吳王、有楚王、有韓王、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衡山王。皆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車輿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叛亂之志萌。故吳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英盧。相繼叛亂。大者族。小者誅。功臣子弟。罕有全者。由亡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爲亂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之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爭亂不能勝止。可哀也哉。

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出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矇。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亙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狐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

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斬張禹勃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

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勸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之賞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讎哉。以進退於人謂德讎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之而無窮矣。

水旱責三公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爲三公燮理陰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爲水旱繫於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也。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忒則陰陽之道忒。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忒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君三公同享其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於君。君惟當惕懼修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三公。則有罷免。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皆不能逃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燮理天

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災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專責於君。三公佐君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君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申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之責也。我何與焉。是接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癘也。驕與慢國殃災也。若時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予之說長。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以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強。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惟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乎。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執二大典以與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爲艱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絕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千歧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

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大道破散、消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爲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則深維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吏部不爲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爲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淺深、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韓

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孔子後道屢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竦、

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志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至卓。一作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乎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其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云。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言之。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苦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傒我后。后來其蘇。康成似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獨吾蠹之耶。昔

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替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巧僞相銜劇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神書魚予敢辭

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願以宗儒名孟生嗚乎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貴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菑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之占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噫聖賢之謀

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無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商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篡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弒虞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光宅天下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召之謀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惠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昭烈能用諸葛之謀是以王有蜀巴文帝能用高頌之謀是以粗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享一作亨於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復辟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昇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僭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歿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簒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圮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狄公扶之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宋泚之亂則西

平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卒正。古之人有言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亡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以救衰拯溺（一作弱）也。大廈將顛。一木拄之。或得不顛。顧顛而不支。坐而俟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當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撓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溺（一作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任（一作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毛之翳目。不若見趙衞之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將誰倚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敍閥閱。矜才能。薦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

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乎。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與春秋亂臣賊子同誅矣。

錄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抱書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日將暝。予巾褐坐軒窗下。有府吏職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袖短幅急馳而來。順氣和聲。油然泠然。授於予曰。今天子念東南之民。荐罹其饑。渙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緩民命。乃鄉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人歲輸其緡錢數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鹽錢。此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亦嘗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爾然而駭。悚然而恭。抗聲大叫。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巖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臥。使臣諠譁攪轡而馳。曾不及是思。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爾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予將轉爾言達於上。傳曰。詢於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研。因書之牘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饑。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事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一作御寒。珠玉不可以療饑。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責素飧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鸚、鵡、鷹、鸇。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功而食。禽獸猶不可。彼素飧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黼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曰。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

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不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恃當途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道大。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申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朋友解

姜潛至之。被水害甚苦。甚奉符尉李縕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至之之困災。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縕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絕。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恩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蠭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敍歡忻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

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而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爲罪。今奉符縣尉李縕。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登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鎭。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榷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三四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並其所以待歲時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爲水害。縕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縕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於潛。尙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爲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異類禽獸之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棄。弛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縕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又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異類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縕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囊麪。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縕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濟乎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縕罪。一作去。繩之以微文。置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設禁。本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縕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者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

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縝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縝亦不足深惜。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縝奉公守法。縝持廉。縝愛民。縝有文行。縝有節義。縝孝於事親。縝忠於事上。縝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則無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梁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梁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髦（一作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爲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伏處。而（一作賢）人布褐（褐）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

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謂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爲羣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饑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他人道也人道非他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汨道矣吁先生學周公孔子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爲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吾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賢人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他日聖君聘而用

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眞隱者哉。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嘗養客三千人。平津開東閣。自食脫粟飯。推以養士。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故不若孟嘗之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疎、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竦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竦著書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望、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望有輔弼召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矣。曰。相國固爲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之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粻。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食飲衣服。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帚。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爲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爲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爲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有能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無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侯。予寒餓山谷。鬢髮皆白。乾枯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壻予。況予道未至於古人。且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

賢者無有。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者也。噫。相國賢也。受一愛女豈爲泰。相國不賢也。一簞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其人。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明復先生至矣。以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屢屢以謹。恂恂以懌。如執弟子禮。然終日談。惟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他。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下。作詩親書刻石留於屋壁。歲時送衣服肴醴薪芻麥稻不闕。人言公事君事父事先生盡禮。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惟公備焉。世之說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諫。有王臣蹇蹇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又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缺。惟以公剛嚴高亢。簡於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之。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移魏。爲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爲鄆立學。而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學爲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歟。爲國家濬源而植本。公之心厚矣。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兗州。既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過乎禮耳。非誠然也。言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籍籍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逮事三朝。實侍講二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耶。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飲相樂。將去猶踟躕不忍別。或摻裾執袂。涕流咨嗟。公豈不動心耶。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公家世爲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吾年及是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冬。命門人郭稹草疏三通。引年告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守故郡。遂遷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外藩。公終以違其志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本。公實康寧無病。期於必得請。託以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將奏上。會國有大火。一作災。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郭稹曰。孫公桑榆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慤。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事。天子以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顏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歸矣。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爲世醇儒。爲國碩臣。當祥符閒。上書十不可。請停西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眞宗方崇大老教。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帝爲戒。

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臣輩作妖（一作天）言。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此。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祿。小人貪寵榮溺富貴常情也。以己度人。羣然謗公。予懼謗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爲公作釋疑。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也。失其制則反爲害也。周之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彊。唐之制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宇。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子弟。猶以周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少者亦三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而多反。亦非諸侯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疆宇。寵幸邊臣。寵寢而心汰。（一作忕）故祿山叛。自祿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能以法律繩下。反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臥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而多賞。我豈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大且強。唐之將怙。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爲用。如何使之不驕而且爲用。使之不驕而且爲用。急治之恐且亂矣。持日以久使之不滋

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以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爲用也。然則如何爲之可也。無他道也。愼擇主帥。不特無功勿賚焉。苟有猖獗叫呼。搖動朝廷者。盡孥戮之。俾望之心息而僥覬之路絕。如是以鋤之。自不敢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六特支。苟務姑息而預郊。前年聞府州欲殺賊。去年聞魏害官吏。今聞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僚於私第。樂半闋。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眞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拜舞復坐。公顧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氍毹。爵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款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酒數行。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曛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游觀北園。笑語衎衎復終日。卽徧召故人鄉里。散金帛。皆厭其意。有宿負不還。悉復其券。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避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公曰。今五月二十四也。辰在巳。明日當是時。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明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啓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簀之際。愼勿令婦人至。吾所惟汝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於婦人之手。又呼其壻范曙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又命瑜曰。請石介草遺表。但敍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殿中一作丞。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梗槩也。餘在國史。

論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蓋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蓋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幷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

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乃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導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與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裕於後世。以高祖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五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乎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以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

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繼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與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以降乎其民亦以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淳澆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惟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夫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強淩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幷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

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刱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毋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強已淩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鼂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能復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殣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嘻。夷齊非苟

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臣伐桀。湯既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一作至正）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保其先人之國則爲孝。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且非夷齊則後世殺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殺父繼轍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末也。全一國以爲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歿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一作未沒）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一作後）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能周知之。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相合。功相同也。余以爲伊呂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國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者。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然坐於磻谿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之一。紂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爲太公。黜其惡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踐祚孜孜政道。有意貞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如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乎。旬日間二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皋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伊尹魏文

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己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己之道。竭己之才以致於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爲開元之政也。則以貞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爲貞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政啓之。君既能爲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爲盛乎。直指太和之閒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天寶以後。藩臣屈強不順。中官驕悖撓權。況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歷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墮曠。庶政不緝。當時中官王守澄用事。纖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陷於蠻而又姦黨羣行。申錫遭禍。構興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仍。民罹天傷。水旱仍臻。歲數凶歉。而僧孺謂四裔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乎。復且怨君責成於己。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人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太和之治。不及貞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石徂徠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石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